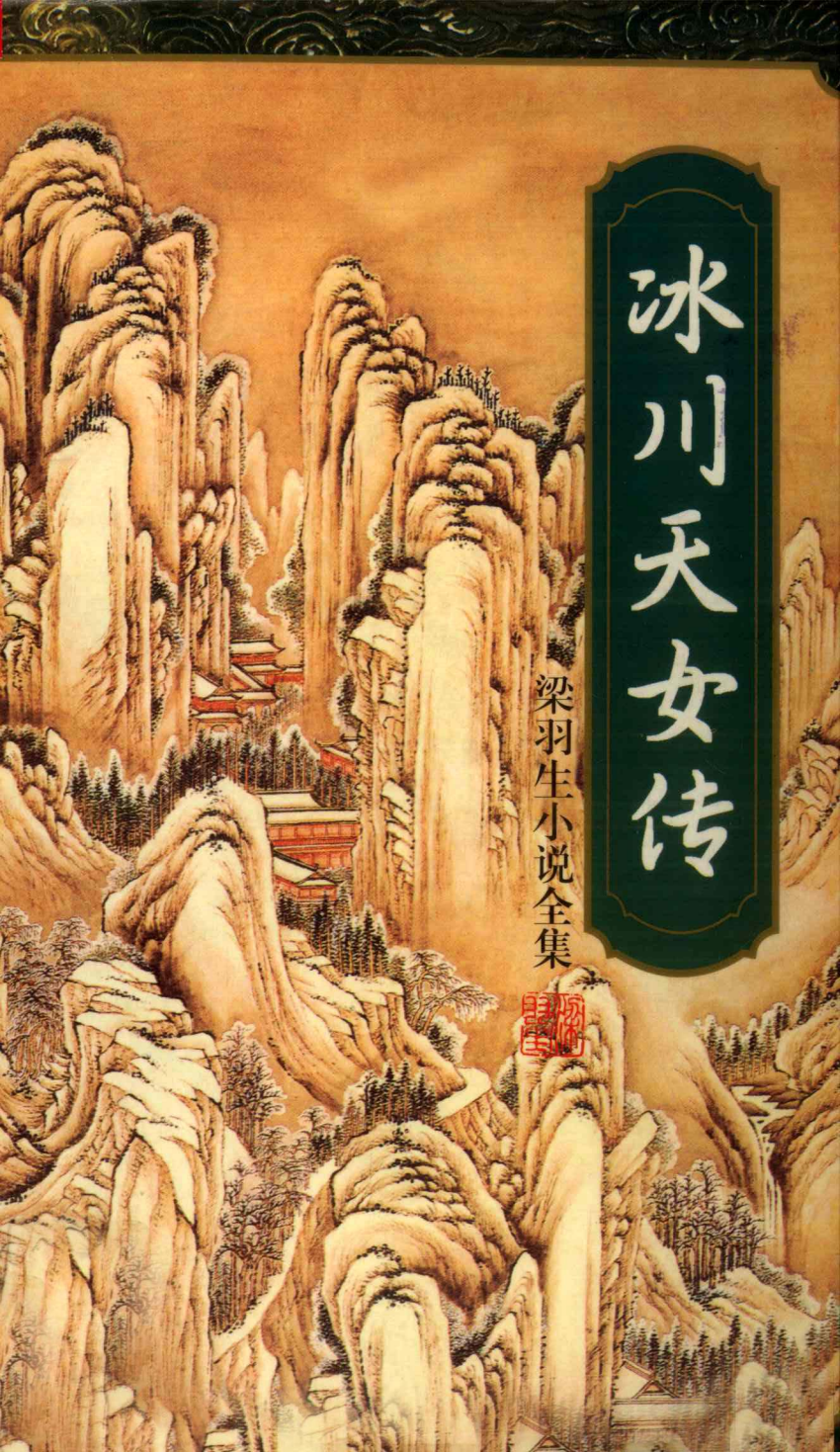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冰川天女传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rugged mountain landscape with steep cliffs and a waterfall cascading down. A small pavilion is nestled in a valley.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, with fine lines and a monochromatic palette of browns and greys.

冰川天女傳



冰川天女传

中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冰川天女传（中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川天女传 中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9)

ISBN 7-80521-641-X

I . 冰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32开22.75印张544千字

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33.00元(上、中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我本来不想到哈吉尔，现在却是非去不可了。”当下别过那队旅人，立即赶路。

唐经天马行快疾，第二日中午，便到了哈吉尔城。哈吉尔在柴达木盆地的边缘，算得是个大城，但比之中原的城市却相差甚远，城中人口，不满一万，只有几条街道，除了酒楼客店之外，普通民居，家家闭户，更令人有萧条之感。唐经天拣了一家客店，安置好马匹之后，便将店小二唤来，命他打酒，并重重的赏了他一笔小帐，那店小二甚是欢喜，和唐经天缠七夹八的闲聊。

唐经天问道：“听说你们这里的法王要挑选秀女，有这事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有呀。你不见那些民居都闭了门户，年青的女孩子都不敢出来吗？不过，这事情已经过去，听说他们也已挑选够了，今天已经没有喇嘛搜捉女子的事情发生了。”唐经天道：“为什么要挑选秀女？是祭神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法王的命令，谁敢去差别？只听说从西藏来了一个大喇嘛，法王要招待他，再过两天，就要开一个盛大的法会，是不是祭神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唐经天听了，更为奇怪，须知白教喇嘛是给现在西藏当权的黄教喇嘛，在明末崇祯年间，驱逐出西藏境外的，百多年来，两教如同水火，互相仇视，怎么从西藏来的黄教大喇嘛，这儿的白教法王反而会隆重招待？”

店小二又道：“好在你是单身男客，若是女的，捉了去连家人也不知道。前两天就有一个外来的女子被喇嘛捉去，她还会武功呢。”唐经天心中二动，问道：“你怎知她会武功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就在我们对面的这家酒店捉去的，我还去瞧了热闹来呢？那女子的服饰像是从西藏来的，不但会武功，还会妖法！”唐经天道：“胡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什么妖法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你不信吗？我亲眼见的。起初有四个小喇嘛捉她，她一拳一脚就打翻了两个，还有两个，只见她把手一扬，就有一

团白茫茫的冷气射出来，那两个小喇嘛登时大打冷战！你说是不是妖法？”

唐经天吃了一惊，这暗器分明是冰魄神弹，冰川天女绝不会被喇嘛捉去，难道被捉的竟是她的侍女幽萍？只听得那店小二又道：“你说这妖法厉不厉害？但妖法究竟比不上佛法，那四个小喇嘛被打倒后，又来了两个大喇嘛，他们不怕妖法，那女子发出的寒光冷气，两个大喇嘛只打了一个寒噤，立即就伸手把她捉了。”唐经天心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白教法王手下，倒很有几个能人。幽萍被捉，冰川天女必然不肯干休，真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我只在这里等她便了。”当下向店小二探问喇嘛寺院的所在，店小二道：“客官也想去进香吗？那寺院平日热闹非常，这几天恐怕没有什么人去了。但你是外来香客，去也不妨。那喇嘛寺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建筑，你既一到这儿，去瞻仰一番，也是应当。”唐经天问明了地址，小睡片刻，吃过午饭，便到白教喇嘛大寺去。

这座喇嘛寺院，比起拉萨的布达拉宫，那自是远远不如，但亦甚为雄伟，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殿宇，在半山上毗连而起，金碧辉煌，外面三座大殿供着诸般佛像，任人参拜，香客虽然不算拥挤，但亦络绎不绝。唐经天杂在香客之中，听他们谈论，他们对前几日的搜捉少年女子之事，虽然议论纷纷，但对那白教法王，却是十分尊敬，有的还说，活佛要这样做，必定有他的道理，那些女子，得沾佛泽，正是她们的福气，我们妄自谈论，不怕堕入拔舌地狱吗？”看他们对活佛狂热崇拜的情形，竟不在西藏的喇嘛教信徒之下。唐经天心道：“经过了这一场事情，还有这么多善男信士前来进香，看来这白教法王，也自有得人尊敬之处。”

唐经天看清楚了白教喇嘛寺的形势，回到客店，睡了一觉，三更时分，换了黑色的夜行衣服，蒙上面巾，悄悄离开客

店，施展绝顶轻功，便到喇嘛寺去，想探个水落石出。

寺院规模甚大，也不知哪里是法王的宝殿，唐经天选当中最大的一座殿宇飞身掠进，只见院落沉沉，内中隐隐有笙歌奏乐之声，唐经天皱皱眉头，跳进里面，忽见两个小喇嘛迎面行来，唐经天隐身一棵菩提树后，只听得一个小喇嘛道：“咱们这里也有圣女了，她们念经唱佛曲，唱得真好听，听说还要练舞呢，从今以后，可热闹了。”另一个小喇嘛道：“你这小鬼头休要动了凡心，多瞧她们一眼也有罪，犯了戒律，可不是当耍的。”那小喇嘛道：“你休得胡说，你才动了凡心呢。我只是远远的听，你却三次从圣女的宫前走过。”唐经天一跃而出，双臂一伸，将两个小喇嘛拿着，低声喝道：“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，若敢叫嚷，就杀了你。”他用的是小擒拿的手法，扣着两个喇嘛的手腕关节，叫你们动弹不得。

两个小喇嘛惊得呆了，唐经天问道：“哪里来的圣女？是前几天捉来的那些女子吗？”两个小喇嘛点了点头。唐经天道：“她们关在那儿？”小喇嘛道：“她们住在靠近法王宝殿的那座圣女宫里。”唐经天道：“你们佛门弟子，把年青女子捉进来做什么？”小喇嘛道：“这是她们的福气，法王要她们做第一批圣女。”唐经天道：“要圣女做什么？”那小喇嘛露出奇怪的神气，好像嘲笑唐经天的无知，道：“男的当喇嘛，女的当圣女，那是经文上也有说的，你问得好奇怪！”唐经天怔了一怔，这才想起在喇嘛教的几种派别中，红教黄教都不收女的，只有白教，据父老传言，可以收女的信徒。只因白教在百多年前就被逐出西藏，所以这教规在西藏已很少人谈论，连唐经天一时也想不起来，原来圣女就是女喇嘛的意思。

唐经天心中稍宽，又问道：“没有人骚扰她们吧？”小喇嘛虽然在唐经天手掌之中，也露出愠怒的神色，连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你怎么敢如此说？圣女宫中，男子不许进去。只有几位

老圣母教她们念经，要有法事她们才出来的。”唐经天道：“被你们捉来的圣女，是不是有一位会武艺的女子？”小喇嘛道：“听说有这么一位，但她不肯做圣女。这是她与佛无缘，活佛也不勉强她的。”唐经天道：“她也关在圣女宫吗？”小喇嘛道：“我已说过我们都不能进去，怎知她是不是在那儿？”唐经天道：“那么法王殿的所在，你们总该知道了？”那小喇嘛指一指正中的殿宇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唐经天问明之后，不理睬他们，顺手将他们点了哑穴，叫他们在十二时辰之内，不能说话。

正中的那座殿宇圈在围墙之中，顶上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，唐经天料想是法王的宝殿。将两个小喇嘛放在树后，跃过围墙，只见佛殿之前，有两个白衣喇嘛守护，唐经天的轻功本事，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真如一片飘堕，落处无声，那两个白衣喇嘛似有警觉，探头探脑，一副疑鬼疑神的神色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原来就是以前到西藏抢夺金本巴瓶的那两个白教喇嘛。唐经天曾与他们交过手，知道他们武功不弱，虽然拦阻不了自己，但一被发觉，就是一场大大的麻烦。

院子里多的是百年老树，唐经天就隐身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参天古树之中，树顶上有几只大鸟栖息，似乎也发现下面有人，振翅拍动不已。唐经天摘下一片树叶，轻轻一弹，使出摘叶飞花的暗器功夫，那片树叶穿枝飞上，在树顶栖息的大鸟都给振翅飞起，发出叫声。那两个喇嘛道：“原来是鸟儿作怪。”唐经天是何等功夫，趁着他们凝望飞鸟，背向自己之际，一个飘身，倏忽之间，已掠进了法王宝殿，藏身檐角，真要比飞鸟还快捷，饶是那两个白教喇嘛，也丝毫没有发觉。

唐经天悄悄向里张望，正中一座房间，距他藏身之处有数丈之遥，隔着窗纱，只瞧见两个人影，一个高大的影子坐在当中，想必就是法王，另一个站在旁边的，当是侍者。唐经天凝

神静听，只听得那法王道：“咱们几代祖师，盼了百多年，终于盼到了。班禅的佛使说，要请咱们回去，以后大家不要再争斗了。阿难尊者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那个叫做阿难的侍者说道：“这都是沾活佛的威望灵光，不过——”那法王道：“不过什么？你是说咱们这次回来，还不够光采吗？”阿难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咱们在这里是至高无上——”那法王接口道：“回去之后，就是寄人篱下了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班禅的佛使已转达了西藏两位活佛的意思，划出三个地方让咱们建立寺庙，彼此相容。纷争了百多年，我也不想再动干戈了。”唐经天心道：“这法王倒有一些见识。”白教当初是给黄教用兵力逐出西藏的，若然再打回去，西藏难免战祸。

那法王又道：“我也不想离开这儿，将来西藏的那三处地方就由你主持。”说到这儿，唐经天只见阿难的黑影合什俯腰，想是谢恩。那法王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能再回西藏，总算了了祖师的心愿。有三处地方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那批圣女怎样？”阿难道：“除了几个人外，其它的都愿听活佛的法旨。”那法王道：“咱们也不要勉强她们。百多年前，咱们的祖师在西藏掌教之时，民间的女子争着来做圣女，这里的风俗不同，汉人占了大半，他们不知做圣女的光荣，所以难免大惊小怪。百年来我们不召圣女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而今既然准备回到西藏，不能不恢复旧时的仪礼，寺庙落成的开光大典，没有圣女的奉神歌舞，那成何体统。”唐经天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还情有可原。我几乎将他们当做淫僧看待呢。”那侍者道：“是呀，他们大惊小怪，真是不好。”那法王道：“也不能怪他们。汉人连把儿子送来当喇嘛的都不多，何况要他们的女儿。那些不愿当圣女的多半是汉人，是么？”侍者点了点头，正想说话，那法王又道：“咱们这次事出匆忙，不向他们事先说明，也不大好。这样办吧，明日咱们开个法会，你派人去请城中的士绅父老来

随喜，顺便向他们解释清楚。不愿当圣女的，都让她们的父母领回去。”阿难道：“有一个不愿当圣女的，不是汉人，从服饰上看，是从西藏来的，她打了我们的喇嘛，这怎么办？也放回吗？”打骂喇嘛是一桩大罪，法王似乎踌躇不决，良久说道：“事情过后再说吧，也不要难为她。”阿难道：“听说她不肯吃东西。”法王道：“明儿我叫老圣女跟她说去。”

说到这儿，那法王突然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倒一杯酒给我喝喝。”只见他持着酒杯，走近窗前，忽地推开了窗，双指一弹，酒杯径向唐经天匿身之处飞去。

那酒杯劈空打出，其声呜呜，竟似一支响箭，劲力之强，可以想见，而且听风辨器，那酒杯竟是朝着唐经天胸口的“玄机穴”打来，虽然在昏夜之中，认穴不差毫厘。唐经天不由得心中一凛：想不到这白教法王竟有这么俊的暗器功夫！唐经天伸指一弹，猛然间，又闻得一股酒香，迎面喷来，只见眼前一条白练，倏地散开，化成白蒙蒙一片的“酒浪”，酒花如雨，四处飞洒。原来那白教法王，把酒杯和酒，都当成了暗器。

唐经天伸指一弹“当啷”一声，酒杯碎裂，饶他闪避得快，衣袖上也沾了几点酒珠，刺穿了几个小洞。这一手功夫，和唐经天刚才用树叶打鸟的功夫，同属一路，都是第一流的上乘内功。唐经天大吃一惊，只听得那法王叫道：“什么人如此胆大。”声到人到，倏地穿窗飞出，他披着大红袈裟，就像一片红云，当头压下，唐经天双脚勾着屋檐，上半身已倾斜在外。

那法王大喝一声，双掌一推，只觉来人竟似铁铸一般，推之不动。那法王倏地缩回右掌，劲力一收，唐经天蒙着面巾，两只眼睛，露在外面，那法王撤回右掌，骄指如戟，就挖唐经天的面上双睛。左手仍然与唐经天的双掌相抵，猛力推压。唐经天正在暗运内力，忽觉左边受攻的劲力，突然消失，而右边

一剑厉害非常，那尼泊尔武士的月牙弯刀正被武老大的长剑封住，撤不回来，看看咽喉就要被剑锋割断。

冰川天女叫道：“剑下留人！”声到人到，武氏兄弟陡觉寒光疾射，冷气侵肤，都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，同声骂道：“你这妖女胆敢在这里横行，哼哼，若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还真当是咱们中国无人能制服你了！”双剑齐出，分刺冰川天女左右两肋穴道，这一招乃是终南派剑法中的杀手绝招，名为“长虹贯日”，双剑合使，威力更是大了一倍有多。冰川天女柳眉一竖，寒光剑骤然一抖，但见剑花错落，一柄剑就如化成了十数柄一般，武氏兄弟吃了一惊，但觉到处都是利剑刺来，急忙回剑防身。他们双剑合璧的厉害杀手，一照面就被冰川天女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。

但冰川天女却并不乘势反击，只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已跳开一边，跪在地上，好似禀告一般，絮絮地说个不休。冰川天女挽着剑柄，东一指，西一划，好似漫不经意地将武氏兄弟的招数一一破开，偶而也问那两个武士几句，他们说的是尼泊尔话，武氏兄弟完全不懂。冰川天女本来是绷着一张俏脸，面色愠怒，随着那两个尼泊尔武士的禀告，却渐见柔和，听到后来，还点了点头，意似嘉许，微微露出笑容。

冰川天女的面色由愠怒而变为柔和，武氏兄弟却被她激得心头火起，又惊又怒，要知武氏兄弟乃是名家之后，素以剑法自负，冰川天女却一面谈话，一面拆招，竟好似戏耍一般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内。

武氏兄弟本来就对冰川天女怀有敌意，在抢夺金本巴瓶之时，若非唐经天在场劝止，他们早已想与冰川天女过招，这时见她包庇这两个尼泊尔武士，越发认定冰川天女与他们乃是一丘之貉，更兼冰川天女好似漫不经心地一面谈话一面拆招，更令他们难堪。两兄弟一声胡哨，剑法骤变，使出终南派的乱披

风剑法，双剑齐飞，一正一反，全都是攻击的招数，这套剑法，共有十八招杀手，循环往复，奇正相生，因是双剑联攻，所以全无防守，真如狂风暴雨，疾卷而来，形同拼命。冰川天女也禁不住心中一凛，虽然仍是神色自如地一面和那两个尼泊尔武士说话，但却不敢像先前那么大意了。

武氏兄弟一阵强攻，但见冰川天女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也越使越疾，竟似化成了一座光幢，罩着全身，又如在周围筑起了一座剑墙，怎么样也攻不进去。两兄弟正自惊心，忽听得冰川天女大声地说了一句尼泊尔话，向那两个尼泊尔武士挥了挥手，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如获大赦，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，爬了起来，立刻飞跑。武氏兄弟怔了一怔，想去追赶，又被冰川天女的剑光罩住，摆脱不开，正自着急，忽见冰川天女笑了一声，剑光一荡，武氏兄弟的两口长剑几乎给震得脱手飞去，不由自主地急忙后退，冰川天女笑了一笑，忽然用汉语说道：“这两个武士我已让他们回国了，你们也都走吧。”说得甚是柔和，但却隐有一般威严，好像是女王在颁发命令一般。

武氏兄弟是世代名家之后，江湖之上，谁都敬他们三分，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，谁也不敢对他们下令，冰川天女说话虽然柔和，他们却是勃然大怒，武老大骂道：“这两个番贼跑来捣乱，你敢擅自放走他们，你要走也不成！”武老二骂道：“你这妖女，我们早看出你不是好人，莫说唐经天不在你的身边，就算他来代你求情，我也不能饶你！”两兄弟口口声声的大骂“妖女”，竟然不惧冰魄寒光剑的威力，缠斗不休。

冰川天女初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之时，本来甚为恼怒，但问明之后，始知他们并不是敢于违抗自己的命令（冰川天女在夺回金瓶之时，曾吩咐过他们，要他们即行回国，不得再在中国捣乱的），而是因为回疆尚有尼泊尔国王派来的几个武士，他们想到回疆来通知他们，叫他们一同回国，哪知被武氏兄弟

发现，以为他们不怀好意，一路追踪而来，终于发生了一场恶斗。冰川天女本是一场好意，意图问明是非，再行处置，初意并非偏袒那两个尼泊尔武士，却不料又引来了一场误会。

冰川天女心高气傲，被武氏兄弟你一句我一句地骂她“妖女”，还把唐经天扯了进来，纠缠不清，也不由得心中愠怒，发了脾气。

武氏兄弟各自长啸一声，拔脚便跑，边跑边骂“妖女”，冰川天女大怒，展开身形，立即追赶，那柄冰魄寒光剑忽左忽右，始终是轮流贴着两兄弟的背心，那股奇寒之气，渐渐隔着衣裳传入体内，但武氏兄弟也溜滑得很，似是猜到冰川天女的心意，料她不敢施展杀手，一觉被她的剑尖沾上，立即反剑强攻，双剑配合，招数凌厉，也往往迫得冰川天女不能不撤剑招架。就这样的直追出五六里地，武氏兄弟虽然拼力化解，但技逊一筹，冰川天女的剑尖始终是如影随形，紧紧追迫。两兄弟运气抵御，渐觉难以忍受，冷得牙齿打战。

冰川天女冷笑道：“还敢乱骂人么？”忽听得武氏兄弟又是一声长啸，土堆旁边突然现出一个少女，月光之下，看得分明，一身紫色衣裳，发束金环，长眉如画，笑得如花枝乱颤，指着武氏兄弟道：“你这两个小子如今可碰到苦头了，真是丢人现世，还不赶快给我退下去！”武氏兄弟同声叫道：“姑姑，这妖女好厉害，你得小心。还是请她老人家来吧。”那少女斥道：“胡说，你这两个草包赶快退开，这一点事情，还要劳动她老人家出手吗？”这少女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，稚气未消，看来还不到二十岁，比武氏兄弟年轻得多，但听武氏兄弟对她的称呼，她的辈份却似乎比武氏兄弟高了一辈。

这少女突然出现，冰川天女不由得停下手来，只见那少女不住地向自己打量，忽而笑道：“你这柄剑真好玩，光闪闪的，是什么东西打的？”活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件新奇的玩具，在

啧啧称赏的神气。冰川天女不觉失笑，道：“这柄剑可不是好玩的，我想送给你玩，你也不能拿它呢，你是谁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为什么拿不得？妈，你准不准我拿别人的东西？”冰川天女一怔，再一看时，忽见土堆旁边又多了一个中年女人，一身黑色衣裳，头上却结着两只丝绸白蝴蝶，笑咪咪地看着自己。冰川天女不禁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怎么这女人来得如此快法？无声无息，连我也察觉不出？”这中年妇人发式却作少女打扮，最妙的是她笑嘻嘻的，连神态也像一个淘气的小姑娘，冰川天女暗笑道：“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且看她们怎样？”

只听得那中年妇人笑道：“梅儿，这位姐姐比你高明得多呢，你不信就试试看，你想拿她的东西也拿不到。喂，大武小武，过来，你们为什么和她打架？”武氏兄弟跑到那中年妇人身边，卿卿咕咕的说了一大遍，冰川天女只听到几声“妖女”的骂声，似乎是故意骂给她听的。

冰川天女一怒，正要发作，忽见那少女鼓起嘴巴道：“妈，你总是看不起我，我不是小孩子啦，你不必教我，我就试给你看。”忽地冲着冰川天女一笑道：“这位姐姐，我要借你这把剑玩玩了，你舍得么？”突然一跃而起，凌空扑下，身法怪异之极，就如一只大鸟一般，冰川天女大吃一惊，横剑一削，那少女叫道：“咦，果然是拿不得的！”半空中一个翻身，左掌轻轻向冰川天女肩间拍下，右手伸出五指，来扣冰川天女的脉门。

冰川天女的轻功已是世间少有，但这少女竟似鸟儿一样能在空中回翔转折，更是惊人，冰川天女一连三剑都被她轻轻巧巧地避开，棋逢对手，不由得精神陡长，身法一展，和她认真厮斗。

那少女窜高纵低，时而跃起，时而游走，俨似穿花蝴蝶，十指忽伸忽屈，跟着冰川天女的剑尖疾转，冰川天女赞了一声：“好俊的身法！”盈盈一笑，剑招倏变，只听得那中年妇人

先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叫道：“梅儿，小心，这是达摩剑法呀！”那少女连连躲闪，冰川天女剑法展开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但见寒光四射，忽聚忽散，轻灵处有如流水行云，狠疾处又有如冰河倒泻，那少女幸而有能够凌空扑击的绝技，避过了不少险招，亦觉吃力非常。

冰川天女见她比自己年小，心中怜惜，正想罢手，那少女应道：“空手打不过你，我也要用剑啦！”只见她在空中扑击而下，一个转身，手中已多了一柄精芒四射的短剑，拔剑之快，连冰川天女也看不清，冰川天女正使到一招“春风解冻”，剑尖两边晃动，上刺双目，忽见那少女一剑平挑，当中直刺，冰川天女手腕一翻，寒光剑转了一个圆圈，意欲把那少女的短剑卷走，不料那少女的剑法竟是完全不依常理，看她这一剑明明是当中杀人，不知怎的，剑锋一偏，却突然刺到了冰川天女右肋的大穴。冰川天女吃了一惊，吸了口气，脚步不移，肌肉陡的内陷一寸，那少女的剑尖已触及冰川天女的衣裳，忽觉软绵绵的毫无着力之处，就差那么一寸，没能刺进，这一剑的强劲之势反而给她化解于无形，更是大吃一惊。

冰川天女剑法何等快捷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剑锋一转，又使出了一招“积水凝冰”，这一招一反轻灵之势，却是以沉雄的内劲直压下来，料那少女不能抵挡，那少女果然被迫得连退两步，才唰的一剑，反手劈削，这一招却是武当派中的一个寻常招数，名为“飞渡阴山”，冰川天女对武当派的剑法最为熟悉，笑道：“这一招用得不对，该用守中带攻的‘华容截道’，还可勉强抵挡。”飞渡阴山这一招依着剑势，应该在左边连刺两剑，再从右边直刺一剑，前两剑是虚着破去，叫她根本不能从右方换招再刺。

哪知这少女的剑法奇诡无比，出剑的姿势明明是“飞渡阴山”，剑锋一到，方位却完全变了，冰川天女抢先一步，封着

她的左方，她却唰唰两剑，从右斜方疾刺，高手比剑，最忌是料敌有误，冰川天女全神贯注左方，右方露出空门，回剑防身已来不及，那少女娇声一笑，剑锋一划，意欲割断冰川天女束身的彩色衣带，忽听得母亲叫道：“梅儿，小心！”剑锋一触，那腰带突然飘了起来，倒卷她的剑柄，原来这一剑若然直刺过去，冰川天女必然受伤，那少女生性顽皮，见冰川天女的衣带彩色绚烂，十分美丽，想和她开个玩笑，抢她的衣带，哪知冰川天女功力比她高很多，身体各部份都练得柔软如绵，随心所欲，那少女稍微一缓，她已用腰劲将衣带舞起来，当成软索使用，那少女幸得母亲提醒，急忙移形易位，剑招立变，但饶是如此，也被冰川天女制了机先，一口气抢攻了十余二十招，迫得她只能退守，所有奇诡的攻敌剑法，全都使不出来。

那少女连走下风，突然发起娇嗔，鼓起小嘴巴骂道：“你不准我还手，这样的比剑有什么意思？”好像她和冰川天女只是拆招，要冰川天女让她有攻有守，而不是真的厮杀似的。冰川天女“噗嗤”一笑，道：“好，我让你还手便是。”将冰魄寒光剑稍稍从中路移开，故意露出破绽，那少女果然得机疾进，瞬息之间抢攻三招，招招不同，第一招是峨嵋派剑法中的“万水朝宗”，第二招是崆峒派剑法中的“骏马奔泉”，第三招是嵩阳派剑法中的“金针渡世”，连发三招，竟然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剑法，这还不奇，最奇的是她每一招剑法都似是而非，方位角度都和原来的剑法不同，冰川天女这次是早有准备，腾挪闪展，以最上乘的轻身功夫，一一避过。但饶是如此，一被那少女抢了先手，攻守之势又是一变了。

冰川天女心中一动，想起父亲和她谈过的中国各大剑派，其中有一派是白发魔女所创的剑派，采集各家各派的剑法融于一炉，但剑式虽同，方位却异，刚刚和原来的剑法相反。天山剑法以光明正大、深厚渊博被誉为剑学的“正宗”，而白发魔